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
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楚天堃 电话 56568162 E-mail:zzrbzf@163.com

人生讲义

突然忘却

♣ 包利民

一个早晨，起床后就觉得这一天依然有着那么多事在等着，而昨夜梦里的恬然已逝去无痕，便觉满心烦恼。可是这样的日子总要继续，谁也不能停留在梦里，于是出门，迎向那些生活的琐碎。

走在路上，脚步正敲响无奈，忽然前面飘摇着就来了一个女子，正盯着她的鞋想着怎么会有如此轻盈的脚步。她便飘到了我身边，大声说："正想抓个人，就是你了，快到我家里去，我养的仓鼠生孩子了！"

我无奈地说："我还有一堆事去办呢！"她却不由分说："谁让当初就你叫得最欢，说我养自己都费劲，说我肯定把仓鼠养死？"

只好和她去参观那些小仓鼠，这对于她来讲，也算是一个奇迹了。就这样听她喋喋不休地讲，从起初的忍耐到最后的动容，从仓鼠讲到她自己，有些事还是第一次听她说。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也终于想起了还有事情要办。

可是出了门，竟然忘了自己要做什么，于是抱怨："都怪你，只顾看你飘摇的脚步，听你的故事，这下自己想干吗全忘了！"她竟然生了气，说："什么飘摇，你就是笑我腿脚不好！"

继续走在路上，想着她的腿脚，其实是真心夸她，在一条腿是义肢的情况下，能走得如此多姿的，她绝对是第一个。

走了很远，依然没有想起要去哪里要做什么。便索性不去想，长长的生活也不差这一天的遗忘。于是就去了另一个朋友家里，他住在郊区的平房，有很大的院子。我去的时候，他正从房里走出来，一见我，很是高兴，便回屋里去烧水。我则在院子里看那些狗狗追逐玩耍，阳光淡淡，充满着一种宁和的气息。

当我们坐在院子里，坐在阳光下，坐在偶尔的犬吠声中，品着茶，聊着天，忽然觉得似乎时光在身边都流淌得缓慢，就像静静的水，时时泛起一朵涟漪。远处的山还在秋阳中慢慢地斑斓，心于是也悄悄地宁静，早起的种种烦扰都融化在风里，飞向未知的遥远。

等我告辞出来，告诉他我今天已经忘了要做什么，他忽然一拍大腿："你一说我才想起来，你来时我正准备出去，现在也忘了要去干啥了！"

回到家，左右无事，便倚在床上看一本闲书。还记得这本书是许久之前买的，一直忙忙碌碌，也没能真正看上几页。一直看到眼睛也有些微倦，才放下书，看阳光正好，从窗子暖暖地拥进来，铺在地上。于是决定整理书柜，把一些长年未动的书拿出来晒一晒。我坐在书的怀抱里，随意翻看，竟是看到书中夹着一些纸片什么的，或者书中空白处散乱的字迹。就是凭着这些零碎的印痕，我把以往的点滴都在心底汇集成温暖的回忆，就像一地的阳光，一地的书。

这时，一个老同学从很远的地方打电话，聊到最后，快说再见时，他说："今天忘了想干啥，就给你打电话，其实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什么事来着，谁知聊着聊着就忘了，算了，以后想起再说！"

看来，比我记性差的还是大有人在。忽然觉得，偶然间忘掉一些事，或者忘了做一些事，也是一种放松。就像这个平常的日子，在我的遗忘之后，竟是如此与众不同。

这个下午，很多遗忘已久的都已想起，就是依然没想起今天要做什么。

翰墨春秋

永远的李伯安

♣ 汪振军

去年的一天下午，我来到位于郑东新区的河南美术馆，参观了李伯安先生的画展。

在此之前，早就通过媒体和艺术界的朋友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印象还不是特别深刻，只知道他是河南的知名画家，画了一幅很有名的作品《走出巴颜喀拉》，在国内美术界反响很大，画家本人已经去世20年，至今人们还在怀念他。

当天晚上，我将李伯安的画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并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李伯安先生的画有着激荡人心的力量，表现了历经苦难与沧桑的人，依然坚守精神的信仰与追求。他以写实而不是唯美、直面而不是逃避，反映人的贫困与丰饶、脆弱与坚强。正由于此，他成为我们这个平庸时代的伟大画家。"

李伯安是幸运的，因为他凭借121米长卷《走出巴颜喀拉》而一举成名；李伯安又是不幸的，因为在他还没有看到成功的时候就累得倒下了，永远没有站起来。以现在艺术界看人的惯例，他没有强大的学历背景，毕业于一个普通的美术学校。尽管在改革开放后，35岁的他，也试图通过考研究生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两次都失败了。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在出版社做一个普通的编辑，总算有了一个职业，一个饭碗。但这也不足以成为他与美术界同行竞争的资本。及至去世，他也只是一个副编审和一个国家级美协会员。但李伯安好像对这些并不在乎，他更在乎的是画画。能画出好的作品，就是他最大的满足。

作家李佩甫在《怀念大师》一文中写道：曾听人说，早年，伯安先生一直渴望着能有一间自己的画室，可他没有，他住的房子太小了，实在是放不下他那支笔。于是，为得到一间小小的、盼望已久的画室，平时沉静、木讷的伯安先生，竟然想出一个东方式的、民间化的解决办法——离婚。在他心里，画永远是第一位的。为了这间小小的画室，在世俗社会里，他甚至敢于舍去脸面。就这样，他独自一人背着铺盖卷搬出了家门，走出了温馨，选择了寂寞，在过了许久"单人抗战"的生活后，才勉强占有了一间小小的所谓的"画室"。

读到这样的文字，让人心痛。我们的社会给予那些真正想做一点事情的人关爱太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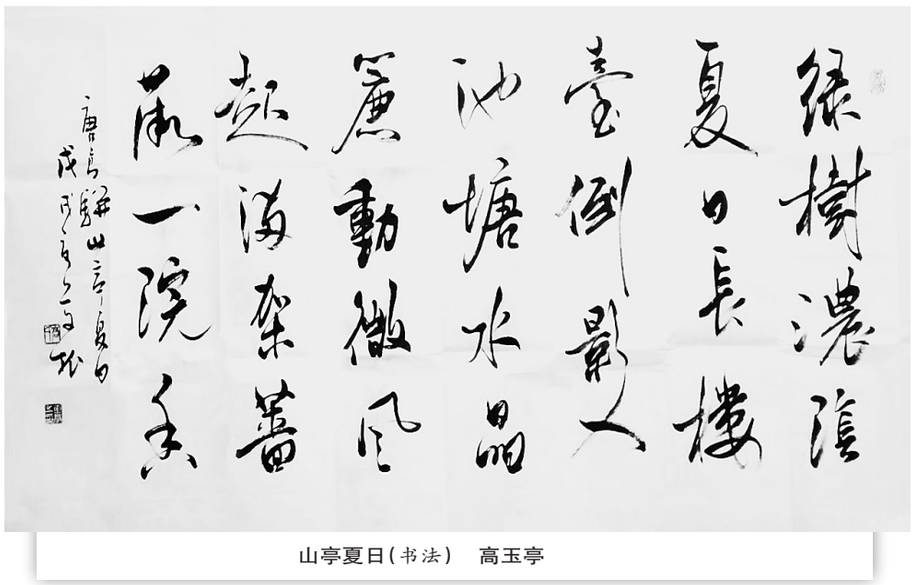
传说中的李伯安，面目清癯，身体孱弱，讷于言辞，为人和善，是典型的文人书生。李伯安可能知道自己的性格，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文人。能做的事，尽量去做。做不到的事，最好不做。他的退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取？退于庄子所说的"心斋"之中，才能有时间进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艺术境界。"澡雪精神"才可能将他的精神、气质、才华全部融注于艺术，无问西东，无怨无悔。

他是柔弱的，又是刚强的。正如老子所言的"上善若水"，柔中有刚。平静只是他的外表，刚强才是他的内心。在他生前，有一位画商让他按照要求画一批画，并给予不菲的报酬，由于不愿委屈自己，他断然拒绝了。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一个画家的身价通过一平方尺几万块钱来量化时，李伯安的决定显得多么不合时宜！但这就是他的性格，他的风骨！这使我想起马克思所说的一段话："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李伯安就是这样一个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个人生存的人。这样的人，在今天这个社会太少了。也正因为少，才显得弥足珍贵！

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命题："向死而生"。死亡当然意味着一种终结或结束，但却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结束。在海德格尔看来，人在直面死亡的过程中，内心才会产生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紧迫感，才会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进而尝试活出自身的价值。只有这时，人才真正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是"本真"的自我，什么才是"本真"的生活。对于热爱生命的人来说，"死"似乎是有些悲壮、决绝，但"死"又何尝不是一种"唤醒"和"重生"。放在整个宇宙的高度看，人的生命非常短暂。既然意识到人生的长度不可改变，为什么不在有限的人生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向死而生"是对生命的热恋，是对有限人生的无限超越，是在似乎不自由而"命定"的人生中，追求精神自由的最大化，冲破现世的牢笼，让生命绽放花朵，进入一种"诗意的栖居"（海德格尔）。因此，艺术是超越现实的，艺术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超人"。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李伯安，理解了西方的梵高和中国的徐渭！李伯安正是用生命最后的10年时光，换来了《走出巴颜喀拉》，他也因这幅画超越了短暂的生命，获得了永生！

20年前，李伯安去世时才54岁，那正是人生的盛年！如果他还在世，会作何感想？然而，人生没有如果，逝去的永远不再回来。但无论时光怎样流逝，在我们心目中都会记得有这么一个人——李伯安；中国当代艺术史上都会记住有那么一幅画——《走出巴颜喀拉》。

青山绿水（国画） 李华强



山亭夏日（书法） 高玉亭

新书架

《21天精通水彩》一本可以直接涂绘的练习册

♣ 曹雷雨

这本水彩书对学习时间的分配很明确，将"21天"分成了3周，每周的主题都不一样。比如第一周是水彩的入门，主要分析画具和颜料；第二周是进阶周，里面包含了多种水彩的技法；第三周是提升，主要讲了一些实用的创意性画法。本书从基础用具的选择到线稿的绘制，从叠色原理的学习到创意画法的运用，几乎涵盖了学习水彩所需的全部知识。作者精心设计了为期三周的课程，帮助读者在21天内系统、高效地掌握水彩技能，创作属于自己的水彩作品。每天1小时，享受专属于自己的水彩时光。

该书既是一本可以参考学习的教科书，又是一本可以直接涂绘的练习册。全书将水彩技法分为7大类，每一类均配有详细的步骤分解图，知识点清晰，便于读者迅速掌握。同时，书中还有100个针对新手的水彩画上色练习，练习包括调色、叠色的注意事项，让你轻松变身水彩达人。

母爱深沉

妈妈的眼神

♣ 徐一同

一眼回眸，不曾百媚生，却足以令我魂牵梦萦。她暮光中的晨星饱含了无数深情，在我心中，扎根、发芽、开花……

入眠时扎根。

她回来了。双手捧着她最爱的百合花。不过，回来的第一件事是帮小孩掖被子，哄她入睡。小小的我独自坐在床上，手上拿着那个时代的玩具，嘴里含糊不清地讲故事。她看到我，也不打扰，就坐在床边看。我一转身，对上了她温柔似水般的眼眸，清澈又美丽，我便想用手去将她的眼睛抚遍，感受这份爱意。她笑了，帮我掖好被子之后，唱着小调哄我入眠。这份爱意在我心中扎根。

痛苦般发芽。

一声尖叫，划过屋顶，刺入她心。因为保姆外出买菜，我不慎磕着床沿，鲜血从头上流至眉头。她见我这样，一手捂嘴，一手将我抱起，飞奔似地出了小区。上了车，边拍心口边安慰我说："就快到了……就快到了……"不久，到了医院。我被送入手术室，进之前，我看到了如水般眼眸中泛起了涟漪。出后，有惊无险。她跑过来问医生如何了，听见一句无碍后，她又笑了。她看着我，连说几句对不起，眼中有自责与担忧。这份关心与爱意在我心中发芽。

梦醒时开花。

在我身旁陪伴了这么多年的她，终有一天要分别。这天，开学报到她一路上与我讲了许多话，手中活没停过。铺完床，整理好一切后拉住我的手到操场。她问："照张相吧。"我诧异，她平时不怎么爱照相，这次怎么突然提照相了？我看着她，她眼中噙泪，带着恳切与不舍。我答应了。她又笑了。我们用最美的姿势在片中定格，只是在拍的一刹那，她扭头看向了我。总是要离别的，我想。我挥手与她道别，当我们彼此转身离开，我又回头时，看到她也在望着我。笑了，这一刻，她的思念与泪水叫醒了我的梦，以后不会常见她了啊。这份不舍在我心中开了花。

令我魂牵梦萦的晨星啊，是我遇到过最美的极光。

聊斋闲品

看书的姿势

♣ 孙道荣

我注意她，已经很久了。

一上车，我就看见了她。晚班地铁，人不是很多，坐着的，站着的，靠着的，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埋头玩手机。她是个例外，她手里拿着的，是一本书。她在看书。

她坐在我的斜对面。她左边的两个人，都在玩手机，其中的一个人，怀里抱着背包，双手架在背包上，横着端着手机；另一个人，跷着二郎腿，一边不停地滑动手机屏幕，一边晃动着脑袋，很陶醉的样子。她右边的一个人，一会闭着眼打盹，一会又从裤兜里掏出手机，瞄几眼。车厢里，还零散地站着几个人，一个人靠着车厢，一只脚支撑着，另一只脚耷拉在脚背上，低头玩手机；一个衣着时尚的姑娘，双手环抱着过道上的立柱，手里捧着手机；还有一个年轻人，一手拉着吊环，一手握着手机，身体前后摇晃……

每天乘坐地铁，看到过各式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神色，每个人的姿势也各不相同，但大家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姿势，那就是低着头，看手机。她是个例外。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身边的人，看书的样子了。我本来也是要拿出手机的，像我以往每次坐地铁时那样，但那一次，我忍住没有掏出手机，我承认，我是被她看书的样子，迷住了。现在回忆起来，她长什么样子，多大岁数，什么穿着打扮，都全无印象，但她看书的姿势，却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是我坐地铁这么久以来，看到的最美的姿势。

一个人的姿势，有很多种，站着，坐着，躺着，靠着，蹲着，走着……无论你在做着什么，或什么也不做，每时每刻，我们的身体，都会呈现出某种姿势。姿势有正确和错误之分，我们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睡有睡相，吃有吃相，就是对我们的姿势的要求。看书的姿势，也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比如看书时要端正，书不要拿得太近，不宜在摇晃的地方看书，不应在光线昏暗处看书等等，这多是从保护视力的角度出发，是正确的看书姿势。但我觉得，不管你是在书桌前正襟危坐，还是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也不论你是在公园的草地上席地而坐，还是在书店一排排书架下屈膝蹲着，你手里捧着一本书，你看书的姿势，无论正确与否，都是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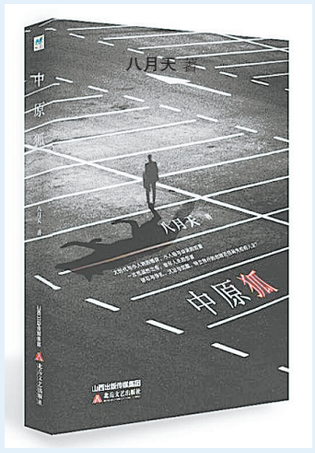
姿势也有舒适与否之分。比如坐着往往就比站着舒服，躺着又会比坐着舒服。一个人，坐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看书，肯定比乡下的孩子，骑在牛背上看书，来得舒适；一个人，半倚半躺在贵妃椅上看书，也自然比在颠簸的火车上看书，要舒适得多。你看书的姿势，未必是舒适的，但你看书的样子，一定是美的。

姿势还有雅俗之分。一个人，跷着二郎腿的样子，往往给人随意甚至吊儿郎当的感觉，但如果你跷着二郎腿，手里却拿着一本书，你的样子，瞬间就有了美感；一个人，葛优躺着，嗑着瓜子，吃着零食，往往给人懒散邋遢的印象，但如果你葛优躺着，双手却捧着一本书，你的样子，马上就既惬意，又迷人。

美国一个叫Steve McCurry的摄影师，用50年的时间，走访了30个国家，他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了无数张旅途中的阅读者影像——有赤膊靠在大象背上看书的泰国小伙，也有枕着奶奶腿上看书的斯里兰卡孩子；有半躺在汽车引擎盖上一边等待顾客一边看书的印度出租车司机，也有演出间歇，惬意地躺在舞台上仰面看书的美国姑娘；有蹲在地上看书的也门小商贩，也有法国公园里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的老妪……他们生活环境各不相同，他们的姿态也完全迥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且迷人的姿势：看书。

美的，是他们看书的样子，是书的光芒。

连载



中原抓

八月天 著

吴金玲装着咬牙切齿的样子，说："那你就别回来，跟你的暗恋者私奔得了。"

宋书恩之所以有胆量去应聘记者，一方面是郭珂的鼓动，另一方面是他的自信。他大专自学的是中文，又有写作功底，加上在企业这么多年，为了写好厂里的报道，他啃过几本新闻理论，也写过一些新闻稿子。对照招聘启事上的要求：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写作功底扎实，有较强的交际能力，能吃苦耐劳等等，他感觉自己全都符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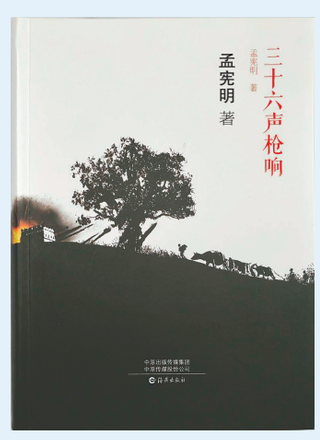
想起郭珂，他无法不激动。在北京开会的日子，他不光收获了郭珂这个让他销魂的情人，还收获了重拾文学梦的信心。看着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出了精美的书，他异常后悔自己这些年对文学的荒废。如果能离开企业，从繁乱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读书写作都不是空谈，可以落到实处，说不定几年下来就能写出点名堂，最少可以加入省作协吧。

看着路边湿润而泛绿的树丫，原野上在残雪下返青的麦苗，宋书恩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量，似乎也如这蛰伏了一个冬季的植物，酝酿着萌动。

他甚至有一种预感，自己的应聘一定能成功。能进报社做一名记者，那是多么惬意而神气的职业，口袋里揣着记者证，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走上前掏出记者证一亮，声色俱厉地质疑当事人：请你解释一下你的做法……那才叫牛B，那是真正的"无冕之王"。

即使不考虑做记者多么风光，关键是自己可以跳出那个用利益联结起来的"网"。在这个"网"中，大家坐在酒桌上称兄道弟，见了面又握手又寒暄，而背后，全跟利益有牵连。表面的热情，只是这些见不得人的利益的遮羞布，充满了矫情与虚伪。而我宋书恩，充当的无非是这个"网"中的最低端，就像一条生物链中的草，永远都是被吃掉的宿命。倘若不是为了获取非法的财富，那些身居要职的官老爷们，才不会与一个乡镇企业的厂长助理推杯换盏，乃至屈尊到平起平坐。

想起这些年的所谓交际，宋书恩甚至感到自己竟那般的无耻——可以说，他的通讯录上，几乎全是有用的关系。他的意识里，没有利用价值的关系，他懒得去理睬。而那些老同学，老朋友，老领导，都被他渐渐忘却。对自己有过恩的郝主任，已经几年没去看望过了；相知相投而且曾经为他指点迷津的老四，也很少联系了；还有儿时的密友，焦楚扬、马平川、邢梁，几乎一年都不联系一次……自己总是把忙当作"顾不上"联系的充分理由，而回过头来去思考，其实就是"无关紧要"。这些人，你无论多长时间不联系，谁都不会责怪你，不会计较你，更不会为难你。



三十六声枪响

孟宪明 著

田禾看见，禁不住"啊"了一声。鬼子明白了，一捆一捆地撕扯柴垛。

菊花被翻了出来。

"花姑娘的！""眼镜"对着田禾龇起一嘴歪牙，对着伙伴哈哈大笑。

两个鬼子把田禾拉到院外，拴在街边的树上。

菊花从院子里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绑在树上的田禾禁不住破口大骂："小鬼子，我操你八辈祖宗！"

"二小，你家！"石梁看着村里，轻拍一下二小的胳膊。

刚才只关注爹了，他完全忽略了自己的家。石梁的提醒，让他把目光投向了家中：

一个鬼子提着裤子从屋里走出来，似乎是在他家的屋子里拉屎撒尿了。二小早就听说过，日本鬼子常在老百姓的锅里屙屎撒尿。

二小忽然想到了娘。娘呢？怎么不见娘啊！哥哥被绑。爹爹被刺。娘现在啥样？二小忽然感到不祥。他站起身，正要往下冲，忽听胡正强队长大声地下了命令："大家注意，听我的枪声！"战士们轻声应着，抄起了手里的刀枪。

"叭——"胡队长手里的"汉阳造"响了。

二小家厨房门口正提着裤子往外走的鬼子似乎是想炫耀一下雪白的屁股，猛地往上一撅，顺势倒在了地上。

"好！"二小跳起来，"胡叔叔！"二小一声喊，泪水忽地淌下来。

石梁禁不住拍手："打得好！"

游击队员们手里的枪噼噼啪啪地响起来。

鬼子们被打醒了，立即躺在地上或者躲在石头墙后开始还击。

凄厉的哨子从二小家的院门后响起。那是鬼子的支队长龟村次郎在集合他的队伍。

"注意手榴弹，不要误伤了乡亲！"胡队长发布了第二道命令。

鬼子的机枪对着山梁打过来，子弹啸叫着，像同时吹响了很多只哨子。山上的岩石和岩石缝隙中的树木以及砂石中的青草列队般勇敢地迎上去。石头爆炸。树枝折断。青草像被水冲过了一般，往相反的方向匍匐着。游击队员们躲在岩石后，火力一时被鬼子压住。

鬼子兵拉着抓来的男人们，拖着打着往村外走。

胡正强急了，他在地上连滚了几下，来到一个隐蔽的地方，掏出手榴弹，对着鬼子的机枪手投了过去。

手榴弹在几十米外爆炸。机枪哑了。游击队员抬起头，对着鬼子又射。

龟村次郎是一个长着罗圈腿、留着小胡子的凶残武士。他挥着指挥刀，带领鬼子兵对游击队进行反冲锋。在机枪掩护下，二十几个鬼子端着枪冲过来。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450046 电话：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 56568227 编辑中心 56568179 广告部 67655632 发行部 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郑工商广字001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地址：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56558100 零售1.50元